

想讚思彈

想讚思彈

想讚思彈

梁寶耳

(一) 人民日報

每隔三日必然要閱讀三份人民日報，因為郵寄訂戶每三日寄一次，所收到者大約比自取戶遲四五天。

大部份人民日報消息及文章只須略讀，甚至只讀題目即可。例如副刊上之消息多屬舊聞，所選轉載之外國報章論文必然是符合中國政府觀點者。此種資料對於一般居港文化人並無多大參考價值。

人民日報所刊出之社論，待約文稿，政府公佈，各省各區各級單位幹部所發表之談話全屬大塊長氣文章，洋洋七八千言，其實濃縮精簡成一二千字已可將內容表達清楚，但是可能國內報刊不多，空間大把，於是作者讀者均不怕浪費時間，這當然不是好現象，因為文章長未必是理由好，反而需要長篇大論去宣揚作者觀點，往往令人覺得是詭辯成份較多。國內官方文告作者之壞習慣是每篇長文必然將事件從開天闢地開始，而其中招牌句子，八股言詞必然大批出現，尤其文中若不引用三五句馬列毛語，似乎就不能確立作者之立場。一方面當然是借馬列毛各篇去壯胆，另外也許是要預防政敵攻擊反駁。於是，閱讀此類中共官式八股是一件苦事。因此，筆者個人除少數特殊文章需要由頭細心逐字看到尾之外，其他只用視線橫掃一遍便算。因為世上值得看應該讀樂於閱之優良書刊太多，無謂浪費時間精力去對付淡而無味，千篇一律，大同無異之人民日報文章也。當然，人民日報無論如何總算是中國政府官方報紙，不看也不行。例如，本人一年來所注視之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」大論戰之第一手資料就是從人民日報中閱讀到。

人民



党的生活

(二) 想與思之分別

筆者所寫作之一本命名「新哲理」書籍，全書內容十年來已在腦中打滾數千次，初稿亦已寫成六萬字，但其餘數章預算尚有四萬字，近一年來因工作職務繁忙而無法完成。因此，絕對不必先行自賣廣告，但在新哲理體系中，本人將許多新創概念注入新意思，故此，雖然同樣一個字，在新哲理內之用法及含義，便與一般現代解釋不同。此種做法，屬於創作自由。

在新哲理書中，想與思隸屬於兩類絕不相同之範疇之內，因為本人相信，想出乎情力，思出乎智力，故在感情領域內之活動運用「想」，在理智領域內之活動則運用「思」。本人用「想象」及「思象」兩類概念去代表所想及所思之事物。

無論烏托邦，柏拉圖之共和國，天主教之天堂，佛教徒心目中極樂世界，馬列毛主義者之共產社會都屬憑情力所得之「想象」，即使其間滲有憑智力所得之「思象」因素，但主要因素是「想象」。情力構成「想象」時可以享有絕大自由，故天堂地獄，長生不老，劍俠神仙，至美至善，等等事物，均可憑情力去想而得之。想象之特質還可從另一個角度去檢驗，這便是，人心憑情力所產生之「想象」可說是人類所獨創而為宇宙所本無，因此可以說是人心對宇宙之增添及貢獻。當然，「想象」有時要與宇宙全象對帳時，其荒謬虛無會被對照出來，此宗教道德往往被科學所動搖之故。亦是人類除却「情力所生之想象」時，還應該以智力所得之「思象」去補充，毛澤東之失敗有時在於過份運用情力去想而未有動用智力去思。大躍進，大練鋼，不斷革命論等行徑多少是毛澤東情力產品，故筆者要將毛主席歸納入情力豐富智力未高之想象家，可惜，國內人民不易有機會去了解此種分別，故筆者急於要完成「新哲理」一書以便將世事通盤來一次總結算也。